

去上海兜兜看看

□凌微年

《微微一笑很倾城》《玫瑰故事》等电视剧都在这里取景。

于笔者而言,更吸引我的是这里藏着太仓俞氏三兄妹的故事。俞凤宾14岁入读圣约翰大学,先学习中学课程,后攻读大学医学部,差不多有十年的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因为是教会大学,学校全英文授课,医学生的学制长达7年,学费昂贵,想必此时的俞家财力是不错的。好在俞凤宾没有富二代常有的纨绔习气,读书期间就被英文教师颜惠庆(后做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选中,参加了由他主编的《英华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这本辞典相当于小型百科全书,编辑必须是学养深厚的专业学者,同时具备卓越的语言表达和转换功底,可见俞凤宾是妥妥的学霸。唐文治有一篇《俞凤宾医士学业记》,文中称赞他:“在学时为高材生,端谨诚笃,为侪辈冠”。俞凤宾在圣约翰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又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俞凤宾将私人诊所设在靠近外滩的南京路上,由于医术好,诊疗服务收益颇为可观。俞凤宾为人热情,慷慨大方,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一开始负责总务,实际上是具体操持会务的“秘书长”角色,后出任中华医学会第三届会长,主动承担了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医学杂志》巨额的会务、编辑与出版成本,甚至连他的诊所也成为中华医学会的办公会所。俞凤宾的侄孙俞梅荪先生听说我要去上海采风,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的祖父俞颂华与哥哥俞凤宾感情甚笃,常常来圣约翰大学哥哥的宿舍玩,一坐下来,就喜欢翻阅桌子上的各种中外报刊,由此而萌发了做报人的愿景,终于成为著名报人。

如愿以偿来到了俞凤宾就读的圣约翰大学旧址,但俞凤宾当年就读时在哪个教室,住哪个宿舍,已经无法寻访。其实也无关紧要,我想,自己特意造访此地,无非是礼敬先贤,出于情怀吧。俞凤宾的胞妹俞庆棠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与圣约翰大学毗邻,以篱墙分隔。俞庆棠的学妹、作家张爱玲笔下有这样的描写:“我常常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望着圣约翰的男生们在草地上打棒球,听得到他们的欢呼声。”如今两校连成了一个校区,但女中旧址的老建筑已所剩无几,

只能伫立一会,看上几眼,遥想当年俞庆棠在此经历了丧父之痛,也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作为该校学生会主席,发动同学们游行、演讲、募捐,还办起了贫民夜校,可以说,这是她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起点。

从华东政法大学出来,扫码租了辆自行车,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地——江苏路(南北向)、愚园路(大致为东西向)一带的历史文化街区出发。这两条马路是清末民初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而成,呈十字相交,方圆几里是老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留存了成百上千幢花园洋房、优秀历史建筑,近代史上一大批名人都曾在此留下身影,值得参观的点位很多。时间有限,我选择先去江苏路480弄的月邨,这里坐落着一个民国初年建造的假三层花园洋房建筑群,整体为西班牙风格,又融入了些许中国传统建筑元素。1946年初,历经颠沛流离之苦的俞颂华一家终于从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回到上海,租住于此。房子是俞颂华的夫人钱梅先(太仓人)出面租的,二房东是太仓本家亲戚,她想当然地认为俞颂华是大名人,肯定很有钱,热情欢迎俞颂华全家三人到此住下。俞颂华是大名人不假,他与瞿秋白一起前往苏俄考察,成为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的记者;他主编创办《申报月刊》,曾任上海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报《申报》总主笔即总编辑,被黄炎培誉为“新闻界的释迦摩尼”。然而,此时的俞颂华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两袖清风,一身是病。有钱的哥哥俞凤宾早已英年早逝,所以一开始租了假三层朝北一间约15平米的小屋,作为栖身之所。之后,二房东要求把朝南间19平米也租下来。由于租住朝北间支付了几根金条作为顶金(“顶”,老上海的特殊租房术语),这是俞颂华全家的全部财产,实在无力再租住朝南间了。当时上海住房十分紧俏,租金昂贵,加上俞颂华重病在身,不便再搬家折腾,只好向朋友们借钱东拼西凑,把朝南间也租下来了。就是在这困顿之际,俞颂华绝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自言:我这根老骨头还是硬的,拒绝了留德时的老同学朱家骅许以汽车、花园洋房的丰厚条件,去办一家报纸的邀约,宁愿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做新闻系主任。一年后,俞颂华终因肺病不治,燃尽了生命之火,享年仅55岁寿。我

站在小楼下,凝望那斑驳的阳台,徘徊许久,感慨万千,只能拍几张照片留念,眼前浮现的是俞颂华瘦骨嶙峋而又铁骨铮铮的形象,心里升腾起衷心的敬佩。

出了月邨,便寻访愚园路历史名人墙,在这里,我找到了俞颂华的照片和文字介绍,同一面墙上的“左邻右舍”是:康有为、梁启超、教育家陈鹤琴、女作家张爱玲、音乐家傅雷、大学者施蛰存和参加1946年东京审判的月邨邻居杨寿林。接着,又顺道在善钟里、光华里、岐山村、安定坊几个名人故居前打卡。此行的最后参观点位是附近的巨鹿路,据说是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有着原汁原味的老上海风貌。于是循着导航,准备走马观花地看一下。骑行经过路边的景华新村,不禁眼前一亮。嗨!弄堂口牌楼上“景华新村”四个大字的笔法太熟悉了,果不其然,是太仓籍大画家朱屺瞻的墨迹。弄堂口镶嵌着一块蛮大的彩色墙板,上有一张朱屺瞻教小朋友画画的照片,还有文字介绍:“景华新村,巨鹿路820弄;砖混结构,1938年竣工,因花园风景华丽而名景华。1959年,中国艺术大师朱屺瞻迁居到景华新村,配老90岁以后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这里创作而成。”循着门牌号走到景华新村12号,但见一座联排三层楼,其中一个单元的三个楼层就是朱屺瞻的居所,弄堂里的一个老者告诉我:“二楼有一间画室,有齐白石题写的‘梅花草堂’的匾额。”稍有点遗憾,大门紧闭,似乎没人居住,无缘进去参观,我只能透过旧居的窗棂张望,努力寻觅那一缕跨越百年的丹青之光。

离开景华新村,准备打道回府,结束一天的老上海文化之旅。突然,眼前再次一亮:马路对面有一面硕大而醒目的《江南画坛宗师·朱屺瞻》的艺术文化墙,策划人精选了屺老的一些代表作,融合了先生的生平故事,打造了耳目一新的开放式艺术空间,它如同一本“露天艺术教科书”,将一代宗师的丹青传奇从深巷引向街衢,与来来往往的人们一起穿越时空,赴一场关于“江南书画”的对话。估计花费不会很多,却特别引人注目,如此创意,值得点赞和借鉴。时间不早了,挥挥手,该暂别上海了,夹杂着些许疲惫,充盈着不虚此行的满足感,回太仓吃晚饭喽!

父亲的护宝传奇

□郝星华



一九九四年盛夏,关中大地热浪翻腾。徐叔在村后崖土坡取土时,铁锹突然“铛”地磕上硬物。他俯身拨开浮土,三尊锈色斑斑的青铜鼎蓦然显现,鼎身蟠螭纹森然盘踞,鼎足深嵌黄壤,恍若刚从远古祭坛上剥离。

风声似野火燎遍村落。
 “徐家挖见宝贝了!”
 “听说能兑座城里的洋楼!”
 “噤声,莫叫那些‘探宝队’的听着……”

父亲正在葡萄园弓身薅草,汗珠沿草帽滚入脖颈。村主任疾步奔来,嗓音压得低哑:“老徐挖着宝贝了,瞧着像……周鼎。”
 父亲腕子一颤,锄头“哐当”坠地。

徐家院落挤得水泄不通,油泼辣子的辛香在空气里飘散。铜鼎搁在八仙桌上,煤油灯映得锈迹泛着青幽。几个外乡人蜷在墙根,眼珠骨碌转着,指节紧攥鼓胀的鳄鱼皮包——父亲认得,这是常在岐山、扶风地界游荡的古董贩子。

“港商开价八十万。”皮夹克汉子贴向徐叔耳语,“现钞,今夜就能成交。”徐叔喉头滚动,默然凝视铜鼎。八十万在这年头,足够徐家三代吃穿不愁。

父亲挤到鼎前,指尖抚过冰凉的青铜,古老纹络如经络般在掌心跳动。他曾在县博物馆的图册上见过类似的纹饰——西周早期兽面纹,宗庙重器。

“老徐,这是国器。”父亲声音低沉,“倒卖文物,要蹲大狱的。”

夜色浓稠,看热闹的乡邻渐渐散去,只剩下几个“有心人”仍在院中柿子树下徘徊。父亲端坐不动,他知道,自己若离了这院子,那些二道贩子便会如豺狼般扑食。

“老徐,这是周礼的列鼎。”父亲掏出皱巴巴的《文物保护条例》,指节摩挲着鼎足的饕餮纹,“瞧这兽面衔环,是诸侯规制。私贩这等重器少说十年刑期。”话音未落,车笛骤响——贩子的黑轿车亮着大灯,光束扫过堂屋,在鼎身织出蛛网似的暗影。

“再加二十万,今夜必须成交。”贩子抖着鳄鱼皮夹,钞票在灯下泛着冷光,“村西赵光棍上月倒了个陶瓮,如今县里起了三层小楼。”徐婶猛然抬头,围裙绞成麻花:“他没吃早饭?”贩子嗤笑:“这世道,饿死胆小的……”徐婶攥着鼎耳啜泣:“娃他爹,爹的手术钱还短三万呐!”三叔举着放大镜端详鼎腹:“这铭文要是真的,能换台桑塔纳!”徐叔蹲在墙根,早烟烧到指节犹不自知,目光在妻子的泪眼与父亲胸前的文保员证件间游移。唉,种菜挣的碎银刚够糊口,儿子来年高考,老师说他能准能考上省城大学。桩桩件件都要用钱,八十万,能叫全家从此挺直腰杆……

“老徐。”父亲挨着他蹲下,“还记得前年邻县那案子么?王跛子倒卖了两件青铜器,吃了七年牢饭,儿子考上军校,政审没过,名额黄了。”父亲瞥见他裤管沾着掘鼎时的黄泥,膝盖处磨得透亮,那是经年累月跪在菜畦的印记。

徐叔腕子剧颤,烟灰簌簌而落。子夜时分,院里只剩父亲与徐叔。月色惨白,照着青铜鼎泛出凛冽寒光。

“咱……就是个庄稼汉。”徐叔忽然开口,声如砂纸,“刨了半辈子土坷垃,哪想过能撞见这物件。”

父亲静默如鼎。
 “可要是卖了……”徐叔攥拳至骨节发白,“娃的前程咋办?咱……”

“老徐。”父亲轻声道,“这鼎埋土三千年,偏教你挖着,是造化,也是劫数。它不归你,也不归那些二道贩子——它应该守着这片周原,守着咱们的老祖宗。”徐叔陷入死寂。

天光泛白时,父亲拨通了县文管所电话。晌午未至,文物专车已驶进村落,三尊铜鼎裹着棉絮入匣。徐叔领了五千元奖金,另有一张朱红奖状。村里连放三晚露天电影,映的是《开国大典》,黑白光影里红旗漫卷。

散场时有人咕哝:“老徐犯傻,八十万不要,要张红纸?”

徐叔不语,将奖状仔细卷好揣进怀里。儿子立在一旁,紧攥着新领的高考复习册,封皮上“历史”二字墨色犹湿。

父亲伫立田垄,远眺绵延的黄土塬。他晓得,在这周室龙兴之地,青铜重器不会湮灭,盗墓贼不会绝迹,人心的天平亦永无宁息。

山中的岁月

（组诗）

□金晓琴

山外来人呼吸
 云霞、小溪和幽谷的慈悲
 借用山里的镜面时光,照亮
 姿态迥异的人生

居住在山里,倾听自然的箴言
 星星落满了我们的眼睛
 山中的雨水,冲走了大片忧伤

那晚,我用一把单薄的锄头栽了一棵高大的树木
 没有幻觉,也没有谦卑

在动和静的相向里
 藏着一颗饱满的谷子
 心灵终和粮食一样踏实

辗转的旅途

是小径嫩芽冒出的逗号吗
 是溪水流淌出来的省略号吗
 还是石峰里挤出来的感叹号
 这抑扬又顿挫
 如同坐山坐水——
 坐看诗里的沙尘

等一层层的朦胧
 露出了它的原貌
 眼里的光便绽放成花火

我们仿佛前世见过
 “静坐在黑夜里,凝望彼此
 出现过的梦境。”

觉醒的阶梯

千万别骄傲,让我沿着阶梯
 向上爬,在纤细的肢体上
 生长出宏伟的蓝图,
 有高山、险峰、湖泊还有大海

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树叶
 都沾满年少时的心事
 在未知的远方,在泥泞的道路
 照见千万个游历的身影
 月光将绒默击碎
 叩开了黑夜的大门
 破空而来的心房
 像旷野那么大
 路过的山水与飞鸟
 早已准备了最虔诚的敬意



他从梦中来

□顾晓渔

我和北京大学,为母校争得了荣光。他读的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和26位同学一起奔赴大西南山区,投身国防事业,研发导弹火箭的燃料,这一去就是几十年。记得1967年秋天,我碰巧和他在浏河车站相遇,他神采飞扬地讲述了他们研发成功的新型导弹前不久击落了2万米高空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他也因此获得了国防军工单位颁发的三等奖。

2005年春节,他回老家看望大哥,之后,急急地步行二里路来探望我,因为他下午要赶公交车回苏州。看见他的一瞬间,我一阵心酸,只见他脸上、手背上全是黑褐色的老年斑,那年他只有65岁,却像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了。他说,在西南山区工作的三十多年中,生活非常艰苦,路途遥远,运进来的蔬菜、水果都发黄了,新鲜的鱼、肉更难吃到,外面整天水雾茫茫,晴朗的天空也很难见到……他们那一代人是用健康和生命捍卫祖国万里天空的安宁。我说:“谢谢你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曾给我邮寄了8斤全国粮票。”那是1962年初,买什么都要票,每人每月的食油供应只有2两。那天他走时,我送他到村头,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我双眼湿润了。突然,我想起家里有一辆踏板

摩托车,赶忙推出来,把他扶上车,一直送到浮桥公交站。想不到,这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时光匆匆,他退休后定居在苏州,我俩一直通过电话联系,他不习惯用手机,每次都是他夫人接电话。我逐渐发现,他说话断断续续,语言也含糊不清了,一个常开怀大笑不拘小节的人,一个曾率领一群年轻科技工作者勇攀火箭燃料尖端技术制高点的人,怎么一下子要倒了呢?这种担忧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听说之后一直在住院治疗。

有一次,我回浮桥遇到了他的哥哥金显良,他沉重地告诉我:“晓渔老师,你今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弟弟了,他连我都已不认识三年了。”他的话让我半天都没回过神来。前年三月,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在大仓的同学都想去苏州送他最后一程,可他儿子小金反复谢绝说:“你们都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你们的情义我家全收了,我父亲知道后一定很高兴的,真的谢谢你们这些老同学了。”最后,我们托一个住在苏州的同学买了一个大花圈送给他,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三年过去了,今日凌晨,我俩又在梦中再见,愿他在天堂安康快乐。

墨 | 妙 | 亭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